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六十六回 苦溫柔太史多情 空續繡秋娘薄倖

且說王太史聽得金寓催他回去，雖是心中不願，卻又不敢不依。原來王太史少年時節功名心切，拚命的螢窗雪案，苦志用功，那裡曉得什麼迷香洞裡的風情，溫柔鄉中的況味？所以現在見了金寓這般模樣，由不得骨軟筋酥，那敢違背？只得滿口答應。立起身來又叮囑了金寓幾句話兒，金寓只把頭略點一點，秋氣說道：「曉得哉，勿要多煩哉，豪燥點去罷！」王太史方才沒情沒趣的走了。又過了不多幾日，早已是蒲艾盈門，榴花照眼，薰風送暖，午節將臨。王太史免不得要在金寓那裡報效幾個雙台。除了照例開銷之外，金寓還格外向他借了幾百塊錢。上海灘上的紅信人是端陽節後照例要歇夏的，金寓也把公陽里的房子回了，在觀盛裡賃了兩樓兩底的房子，暫且收場，就搬到觀盛裡去。

金寓忽然轉了一念頭，要叫王太史替他開銷用度。明曉得王太史是個頭等瘟生，樂得騙他一騙，便立刻去請了王太史，和他說明了要在觀盛裡暫停一節；更兼自己做生意做得怕了，最好揀一個合意的客人嫁了他，從此跳出風塵，脫離苦海，只是一時沒有娶他的客人。一面這般說著，卻把一隻媚眼注在王太史身上，目不轉睛只顧呆看。那一種嬌羞的態度，一付憨媚的神情，王太史不看猶可，一見他這般模樣，早已神迷目眩，魄魂魂銷，不覺就要毛遂自薦起來。當下一口應允，替他開銷門口，又露出些要娶他回去的話風。金寓不答應，也不回絕，只說：「格是倪一生一世格事體，勿是瞎來來格，慢慢裡倪再商量。故歇除脫仔耐，倪總無撥啥第二格人，賽過就是耐格人啲。」王太史聽了這幾句話，總算已經得了他的允許，就如捧了綸音鳳旨一般，自然是感激涕零的了。

自此以後，金寓的開銷日用，都是王太史一力承當。金寓還要拚命的敲他竹槓，今天要做衣裳，明天要打首飾，又要天天出去坐馬車，吃吃大菜。看看一個多月，王太史已是所費不貲。這金寓雖是出來歇夏，那觀盛晨的房租日用卻都是王太史出錢供給，差不多就是王太史包他一節一般。論理不該再和別的客人來往。金寓卻只等王太史前腳走了，後腳便叫娘姨去尋了那姓陳的客人來，暗中雙宿雙飛，早已訂了婚姻之約，只瞞著王太史一人。娘姨也雖然心上不以為然，卻為的金寓本是自家身體，又不欠什麼帶擋，只好由他。可憐王太史那裡曉得，還是妄想癡心打算要娶他回去，托了許多朋友去和金寓做媒。金寓不得不暫時答應，只說要王太史先付一千銀子算做定錢，等到過了中秋再行擇吉，講定了身價四千，一切費用統通在內。

那做媒的朋友聽了，估量著不甚妥當，只得和王太史一一說明。那知王太史聽了並不疑心，把他的說話當作千真萬真，心上分歡喜，果然先付了金寓一千銀子。金寓收了她的定錢也不寫張收票，落得安安穩穩的用著王太史不心痛的銀錢。從此以後，這金寓就要算是王太史的人了。

王太史因要謝謝媒人，有天晚上約了幾個客人，就在金寓那邊吃酒。金寓心上老大的不願意，卻沒有法子回他。王太史向來本與辛修甫相識，這一席酒也把辛修甫請在裡頭。辛修甫雖也有些風聞，卻還不曉得他們的情節，接了王太史的請客條子立刻就來。走進房間，恰恰與金寓打了一個照面，修甫把金寓打量了一回，暗想：「果然就是那公陽里的姑蘇金寓。這是上海平康隊裡有名的辣手信人，王太史那裡是他的對手？」心上這般打算，不好竟說出來。王太史見辛修甫來了，連忙立起相迎。修甫進房，招呼了一會，見請客已經到齊，有幾個不認得的，免不得彼此請教姓名，敷衍一回。王太史請客人坐，眾人一齊坐下，齊修甫一面應酬眾人，一面留心看那金寓的舉動。覺得他落落寡寡的，面上明露著一付不高興的神情，好像在那裡想什麼心事。王太史搭訕著和他說話，他也是待理不理的樣兒。修甫看了甚是疑惑，卻又不好問他。停了一會，那金寓忽然立起身來走到王太史身旁，附著耳朵說了幾句，王太史連連點頭。原來金寓對王太史說的話兒是心上煩熱，要出去坐一回夜馬車，王太史那敢拗他，就點頭答應。

偏偏的事不湊巧，陸雲峰的坐位緊靠著王太史身旁，這幾句話兒恰恰的被他聽得明明白白。陸雲峰的酒量本不甚高，今天多吃了幾杯，已經有了七八分醉意，聽得金寓要出去坐馬車，明擺著是惹厭他們，要躲避出去的意思。不由得那腹中的酒直湧上來，按不住怒氣，只聽得「當」的一聲，陸雲峰把手內的酒杯向台上一放，冷笑道：「我們這樣的吃酒，有什麼趣味，吃出一肚子的氣來。你要出去坐馬車，那一天不好去坐，偏要揀著今天。我們在你院中吃酒，你就要去坐起馬車來，這不是明明的惹厭我們這班人物，故意要躲了出去麼？你要曉得這裡的房子是王大人租的，我們是王大人請來的客人，與你什麼相干，難道我們吵鬧了你麼？」金寓本來一肚子的沒好氣，正要發作，巴得有人引動他，聽了陸雲峰的說話，霎時間面泛濃霜，雙眉倒豎，還沒有開口，早聽得王太史向陸雲峰說道：「陸雲翁不可這般動氣，你不曉得內中的細情。他近來的身體著實有些不好，一天到晚只是懨懨牽牽的沒有舒服的時候，好似有些暑病一般。我恐怕他鬱出病來，所以叫他出去閒散閒散，坐坐馬車，並不是他自己的意思，你不要錯怪了他。況且他現在是歇夏期內，又不做什麼生意。他已經答應節後一定嫁我，總算已經是我的人，比不得先前掛著牌子，不能得罪客人，你們總要原諒他些才好。」陸雲峰聽了倒說不出什麼來，只在鼻子眼裡哼了一聲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倒是我的不是了。」金寓還要開口，卻被王太史拉了一把，金寓也樂得收場，就立起身來開了衣廚，換了一身衣服，扶著一個小大姐，竟是頭也不回姍姍的去了。

辛修甫一旁看著，也有些不忿起來，便向王太史道：「王伯翁，我說句不怕你見怪的說話，依我看來，這位貴相好卻不是什麼一定的好人，你這樣的待他，他卻這般的待你，那心地也就可想而知的了。」辛修甫的意思，原想要說出一番利害，把王太史勸醒轉來，免得受了金寓的騙局，原是一片熱心。豈知王太史聽了，心上竟大大的不以為然，登時就露出不悅之色，冷冷的答道：「你們勸我的話兒雖然也是好話，但是我已經五六十歲的人，那裡就會上了別人的當？況且我再三再四的和你們說了幾回，他是個有病的人，總要體貼他些。他現在又不做生意，你們怪他的無非是說他目中無人，不肯應酬，殊不知他的不肯隨便應酬，正是他的好處。你們眾位見不到此，總是說他的壞話，又說他不是好人，真是『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』了。」辛修甫聽了王太史這一番糊裡糊塗的說話，又好氣又好笑，待要再和他爭論幾句，卻想著別人的事與自家什麼相干，勸他不聽也就算了，何必這般起勁，做這個空頭的冤家，想到此間，便佯笑了幾聲，不去和他分辯，大家悶悶的又飲了幾杯。

忽然聽得隔壁亭子間內有男女嬉笑之聲，又像有人在那裡密密切切的說話，座中惟有辛修甫最是留心，就側耳而聽。聽了一會，彷彿好像就是金寓的聲音，心上已是明白，正要開口問時，恰恰的陸雲峰也聽見了。陸雲峰本來已經大醉，聽見了這般聲音，霍的立起身來，腳步歪斜，踉踉蹌蹌的走出房去，眾人也沒有理會他。

那曉得陸雲峰走了出去，一直逛到亭子間門口，巴著門簾，在縫內留心張看，只見一個少年男子朝外坐著，生得長眉俊目，白面朱唇。金寓卻坐在那少年男子的身上，兩人摟作一團，臉俱臉的不知在那裡說些什麼。陸雲峰見了氣上心來，忍不住在房外大聲說道：「哈哈，你坐馬車坐到亭子間來了。」說了這一句，便仍舊回身進去。

這一聲不打緊，把亭子間裡的男女二人齊齊的大吃一驚。那少年男子連忙把金寓推開，立起來高聲問道：「什麼人在這裡窺探？」

這個時候陸雲峰已經走進內房，沒有聽見，卻酒氣沖沖的把方才看見的情形對著大眾訴說。王太史還不甚相信，道：「只怕你看錯了罷，我看金寓總不是這樣的人。」陸雲峰聽了氣得目瞪口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只一把拉了王太史的衣服，叫他同去看來。兩人一同舉步，剛剛走出房門，劈面撞著金寓進來，把王太史一把攔住道：「出去做啥，勿要瞎闖瞎闖啲，搭倪到裡向去，好好裡坐來浪。」說著就仍把王太史拉了進來，捺他向交椅上坐下。

好笑這位王太史雖然不信陸雲峰的說話，卻未免起了些疑心，原想要到亭子間去看看，究竟那少年男子是個什麼樣的客人。不料被金寓拉了一把就不知不覺的慢吞吞跟了進來，身不由己的軟洋洋坐了下去。陸雲峰看了這個樣子，真是氣破胸脯，卻又無法可想，只得眼睜睜的看著他。

王太史坐了一會，免不得把那疑心又提了上來，吞吞吐吐的向著金寓問道：「剛才亭子間內的客人是誰？」金寓聽了，由不得面上一紅，心頭亂跳，定了一定神方才說道：「亭子間裡格客人？」金寓說了這一句，又頓了一頓道：「耐也勿必去問俚。耐王大人是蠻明白格人，一逕體貼倪格，阿有啥勿曉得倪格難處。倪做仔信人，吃仔格碗斷命飯，總歸有幾化說勿出來格事體，像倪故歇實梗樣式，阿好說是人家人，說出去別人阿肯相信倪？故歇想起來，頂好耐馬上搭倪還清仔債，拿倪討仔轉去，依仔倪心浪越快越好，巴勿得明朝就跟耐轉去，省得別人總歸講倪格丘話，說倪無撥真心。」說著雙眉鎖恨，杏靨凝愁，做出那一付幽怨不勝的樣子。一雙俊眼，水汪汪的剪水橫波，好像是淚珠欲落。王太史聽了這樣的甜言蜜語，見了這般的弱態嬌姿，禁不住魂魄齊飛，心神大亂，早把方才的一點疑心撇在不知何處去了。倒反著實的安慰了他一番，又回身對著眾人說道：「何如？我早曉得他決不是這樣的人，一定還有隱情在內，你們那裡曉得這裡頭的細情！」眾人雖然替他氣憤，卻是勸他不轉，曉得無可如何，只得彼此默然不語，草草終席，也就散了。

又隔了一月有餘，王太史正在家內和人代寫壽屏，忽見陸雲峰闖了進來，王太史因陸雲峰幾次要和金寓作對，心上有些怪他，又因陸雲峰和他本有世誼，不能因此絕交，見他走進客堂，不免起身相見，談談的招呼幾句。陸雲峰不等讓坐，劈頭就問王太史道：「這兩天你在金寓那裡，可打聽著什麼新聞麼？」王太史見他開口又提金寓，心上更加不樂，冷冷的說道：「金寓那裡出了什麼新聞，為什麼要來問我？」陸雲峰笑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料想你還沒有曉得，我倒和你打聽著一件新聞，特地到你這邊說個明白。你可曉得金寓和一個姓陳的恩客訂了婚姻，今天就要動身回去麼？」王太史聽了那裡肯信，只向陸雲峰道：「你這個風聲是那裡去打聽來的？」

真是虛無縹緲的事情。我昨天晚上還在金寓那邊，他正在那裡發著肝氣，睡在牀上坐也坐不起來，那裡今天就會跟著姓陳的動身回去？你這個慌話也說得太不像了。」

陸雲峰頓足道：「到了這步田地，你還是這樣癡情，怪不得要上別人的當。如今也不必說別的話兒，竟算我是說的謊話，我和你到觀盛裡去看看他究竟如何。」這一來有分教：

隔斷藍橋之路，擁雨停雲；重尋白板之門，桃花人面。

不知王太史肯同陸雲峰一同去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